

卷 内 目 录

顺序号	成文机关 (或作者)	文 件 标 题	文件 字号	文件 日期	文件所 在张号	备 考
41	李维舟	少奇同志送我们去上海学习		1980. 5.15.		
42	孟用潜	一九二九年中共满洲省委的活动情况		1960. 3.8.		
43	"	怀念少奇同志		1980. 3.10.		
44	杨一辰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党在沈阳地区的活动情况		1959. 5.8.		
45	"	关于张适斋烈士生前革命事迹介绍		1960. 6.12.		
46	"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六年中共满洲省委及抚顺党组织活动情况		1960. 8.23		
47	"	有关沟邦子党的活动情况		1960. 10.27		
48	"	抚顺地区党的活动		1961. 3.14.		
49	"	关于欧阳强烈士情况		1961. 3.20.		
50	"	对沈阳地区党的组织沿革的意见和有关党组织情况的补充回忆		1961. 6.6		

案卷号

卷 内 目 录

顺序号	成文机关 (或作者)	文 件 标 题	文件 字号	文件 日期	文件所 在张号	备 考
51	杨一辰	李兆麟女人在辽阳小堡一带 的活动情况		1961. 8.12.		
52	"	一九三二年哈尔滨党组织情况		1963. 11.9		
53	"	对张浩、陈潭秋、郭峰真等人 及奉天特委被破坏等情况的回忆		1964. 2.9.		
54	"	在少奇同志身边		1980. 3.16		
55	丁基实	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经历		1982. 12.7		
56	赵文栋	满洲省委时期的一段回忆		1960. 4.15		
57	"	党在抚顺活动的回忆		1961. 12.27		
58	"	回忆少奇同志二三事		1980. 3.20		
59	"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九三〇年十月 抚顺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1961. 12.27		
60	赵佳刚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一年东北讲武 堂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		1963. 4.5		

一九二九年中共满洲省委的

活动情况

孟用潜

我是一九二九年初到满洲的，当时刘少奇同志任满洲省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堆坨不清楚了。那时在沈阳（奉天）我们的同志约有三、四十人，农民工作不多，主要是搞城市工人工作，也搞些学生工作。我们除了在沈阳、大连、哈尔滨、抚顺有工作以外，在营口、吉林、齐齐哈尔、牡丹江、安东、磐

石、东宁、宁安、阿城、珠河等地都有工作。

我在满洲省委的时候，王立功、金伯阳（小金子即金永靖）、韩西平、廖如馨等人也在那里工作。

一九二九年我们在小河口搞了一次飞行集会，搞得很好。还散发传单，韩西平把传单和砖头捆在一起往日本领事馆里扔，我看见了。有一次，我和一个工人同志到日本站去撒传单，事先我们俩商量好了，乘南满路和北平路错车的机会，我在旅馆的最上层楼的窗户往天上

撒传单，工人同志刚一撒传单就被捕了。我在旅馆的楼上撒传单有两个警察看见了，他们并没报案。撒完传单后，立即决定离开旅馆，从旅馆走后不长时间，警察包围了旅馆，并且宣布戒严，不准出入。将住旅馆的人都集中在一起“相面”，结果搜查落空。

还有一次，我们就在沈阳（奉天）官办的一个纱厂里酝酿罢工（那个时间竟和工会的工作一块儿做）。我曾经到工厂里和工人们在一起开会，并约定某一天的下午在工厂门外碰头，

刘少奇同志和我一同按约定的时间去。但到碰头的地方，时间都过了，工人还不出来。等了很长时间，工人右边跟着警察出来了。一看风向不好，我就和少奇同志分开走，那位工人看见我以右，告诉警察说：“就是他！就是他！”又指向少奇同志说：“他也是！他也是！”警察把我们俩都抓起来。第二天把我们二人送警察厅去一夜，又把我们二人送到法院，过堂的时候我和少奇同志都说互不认识，同时又向工人做了些教育工作，让他反供，以后他反供了。

我们禁闭两周得到释放，出法院时是我姑姑在
大厂工人同志保出来的。

被释放后，我和少奇同志到上海参加一次
组织会议。我记得王三同志的报告内容是组织
暴动，有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形势。

从上海回来后，我就离开沈阳（奉天）到
哈尔滨去任北满特委书记。当时我说在中东路
沿线的各县有工作，在牡丹江和哈尔滨商船学
校、皮鞋业及各大厂皆有工作。饶漱石、邹大鹏
等人做团的工作；唐宏经、金永绪（伯阳）、

洛书、韩西平做工会工作，周一粟做党的工作。

洛书说中东路工人运动中有两个托派，我们把

法国李派到中东路去了，起了些作用。以后，托

派和法国李搞在一起了。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间，北满特委被破坏，

其经过情况是这样：

我住在道里一个小公寓里，那个房子非常

不适合做密秘工作，准备离开那个地方。在搬

家前利用那个地方开一次会。那时孙杰（陈潭

秋）同志到哈布置开展纪念工作，参加了北满

特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是九个人，有：陈潭秋、
孟坚（用潜）、王鹤寿、小葛等人，我们的会
议开的时间很长，从早晨一直开到半夜。正当
我们要宣布散会的时候，于十二月七日，道里
靠江沿的警察看借故查店，逮捕了我们，跑掉
两个同志，捕去七个人。

捕去后，头一天没事，第二天过堂，我是
主犯，每次过堂都用一次刑，灌凉水。第二天
过堂审问我的时候，把我放文件的箱子拿到法
庭作证，我想到在箱子里还有两份文件，我坚

决不承认箱子是我的，说是一个朋友寄存在这
里的。过一个星期，把我押到南岗中马路军法处
巴篱子里。军法处长世王，他审问我时说：箱
子是你的就承认，没什么大关系。我看这是翻
案的机会，我就写了一个申辩书，说我交错了
人，他把箱子放在我这里就走了。这个箱子与我
无关，与其他几个人就更无关了。从此以后，
很长时间没过堂。下次过堂的时候宣判我七年
徒刑，别的几个同志都是五年徒刑。宣判之后，
陈耀秋同志和我商量找人活动，设法营救。我

给很长时间没有通信的家里写了一封信，我哥
新到哈尔滨找张文丰，张^{中血}妮娜金处长王焕章，
还找一个护路军总司令丁大头，丁大头允许我
保外医治。我出了监狱，准备到张文丰家里去
拜訪，刚一上电车，一个曾经和我在一起搞过
革命活动的印刷工人看见了我，他因搞活动失
了业，他抓住我气愤的说：“我可看见你了，
我跟你们搞活动失了业”。要报告我。我把他
带下车去，向他进行了教育，我答应给他找工
作，他跟我到张文丰家去，张文丰也向他进行

教育，答应给他找职业，才没事了。

我出狱后，我兄玩的人在道外大饭店堵了大头的客。大家都要求了大头做好事，把年轻的政治犯孟坚等人都释放了。了大头说，他从北京回来，算了一卦，一定要做好事，他答应凡政治犯都回来，刑事犯的年轻人编入满洲军。了大头做了好事，一九三二年我们都被释放了。

立三路线对满洲党还是有影响的。在龙阳撤传单除了省委书记都出动了，到纱厂发动罢

工委书记也去了，在牡丹江搞一次很不成功的武装暴动失败了，牺牲好几个好同志，这都说明满洲党是受到了立三路线的影响的。

赵亮、刘文新整理

一九九〇年三月八日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三年

在沈阳地区的活动情况

楊一辰

沈阳什么时候有党的组织，我不很清楚。

东北党组织是分两部分建立的，一部分是北满，

是直接受苏联的影响，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

正是国共合作时期，由赵尚志、朱海清领导。

赵尚志是广东黄埔军校毕业的。赵尚志在从上海

回来曾被捕，而於一九二八年张学良换德时

被放出来的。

另一部分是南满，大连党的组织建立较早，最早的是关向应同志，是铁工厂的工人，另外就是姜伯阳（即姜永德）、唐韵超（唐君毅）、王立功（牺牲了）。大连问题知道多的是邓洁（邓和泉）。

后来沈阳党员并不多，但是，沈阳是东北的行政中心，因此，中央将满洲省委设在沈阳。对沈阳的党组织，有时成立市委，有时就直接由省委管理了。到一九二九年春，省委组织被破坏了。一九二九年以前的情况我不大了解，

邓洁同志知道的多些。

后来的工作，因一九二九年初省委组织被
坏了，中央派刘少奇同志来满洲检查工作，当
时由于省委被破坏了，刘少奇同志作省委书记，
组织部长是丁君羊（丁慕实），宣传部长××
×，秘书长廖如岳，青年团领导人饶敏石、王
鹤寿、孙崑（王文德）。当时的组织有：皇姑
屯铁路大厂，这里的党员多半是唐山铁路大厂
调去工作，将关系转去的，这个组织比较健全，
党员有张津修、陈同和、孙星桥、李春华、欧

阳强等。铁路沿线也有党的组织，如：大虎山、沟帮子、营口等都有。不仅有党员，也有团员的组织，这基本上是从关内转去的。另一个是台子厂，有中界玉、魏同革、刘编次、张文明、老荣、老某、老果。在机关职员中也有党的组织，奉海路有王必高、佟汝功（佟英超）、李摘生；翠升书院郭永芳；永立公司的梁士波；平旦中学袁致之；李兰谷等。纺织厂有个支部，有个小苏就在那；英美烟草公司有支部，孙星五；盛京医学院有王庚；在农村也有支部；沈